

2008年6月,徐汇区召开《土山湾文化历史讲坛》的消息通过众多媒体和互联网瞬间传遍了世界各地。

远在欧洲瑞典的李先生从互联网上了解到讲坛消息后向我们发来信息。他不无惊讶地告诉我们:“真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举办了土山湾文化历史讲坛。”

百年牌楼终回归

游牧

时绘画,痴迷于土耳其地毯,也醉心于加利福尼亚花果的繁茂,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孤儿用柚木雕刻的土山湾牌楼时,那种兴奋与激动是任何艺术无法比拟的。”

几天后,李先生在网上把牌楼照片传给了我们,其中有张老图片是芝加哥博物馆,牌楼矗立在大厅的尽头。他告诉我,下个月,他要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希望能与我们见上一面。

看到牌楼的照片和李先生对牌楼的介绍,我难掩内心的激动,指着图片,失声叫道:“不错,就是它!”2003年,我们编辑《历史上的徐家汇》书籍时,收集的文献中也有牌楼的历史图片,尽管角度和背景各异,但可以断定的是,李先生收藏的牌楼就是当年从徐家汇运到日



灾情过后

朱森林

到强烈的震撼。尤其是在翻阅大量文献后,得知牌楼源自上海徐家汇时,李先生抑制不住心情涌动,倾其所有收购了牌楼。

断断续续的邮件、电话和短信来往,前后七个月。最后,我们徐汇区文化局很快确定了牌楼转让的价格,一个双方都非常愿意接受的价格。这个价格真的是出于感谢,感谢李先生心中还深爱着自己的家乡,感谢这二十多年来他消耗的精力和付出的财力。

尽管他在瑞典,我在上海,但我们有共同的愿望,也因为坦诚相见,我们彼此相互信任。我婉言谢绝了他关于赴瑞典考察的邀请,说:“真的,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到瑞典查勘,后面的工作就全权委托您李先生了。”李先生很感动,他在回我的邮件中说“谢谢!您放心,我一定值得您的信任。”

2009年4月,返回瑞典的李先生,打包、搬运、办理托运手续,忙得不亦乐乎。数天后,装载牌楼的远洋货轮从斯德哥尔摩港口正式起航。四十多天后,曾参加三届世博会的百年牌楼又回归到了徐家汇的土山湾。

2010年6月,上海世博会刚开始,拥有百年牌楼的土山湾博物馆建成,正式向社会开放。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刊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死者自己报丧?

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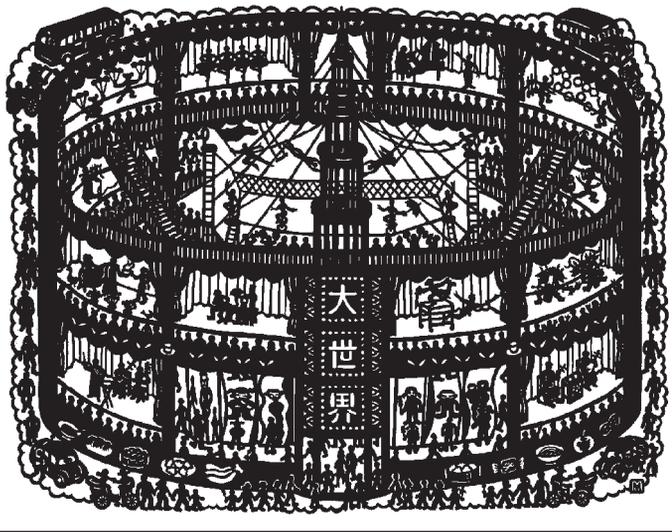
9月5日新民晚报。

这里要说说讣告何以不能由死者本人具名。讣,是后起字,先秦古籍用“赴”字,也就是说“讣”从“赴”字中分离出来,两者成为古今字。《说文解字》:“赴,趋也,从走卜省声。”徐铉注:“《春秋传》赴告用此字,今俗作讣,非是。”其实只能说“讣”在《春秋左传》中就作“赴”,其时尚未分出“讣”,不必看作正俗之异而否定之。汉·王充《论衡·书虚》:“齐乱,(齐桓)公薨,三月乃讣。”此谓过了三个月才发讣。讣,作为动词即谓报丧。如用作名词用就指报丧文字,汉·班固《白虎通·崩薨》:“天子崩,讣告诸侯。”此谓用报丧文书告知诸侯。凡此种种,都表明讣告不可能是辞世者自己发出的。

讣告不同于遗嘱。遗嘱由立此文书者生前所立,讣告是报丧文书,难道也会在生前自己发讣,为自己之丧预先写就公之于亲友之目乎?

倘若一定要把逝者的姓名放到讣告标题上去,可在“□□□老师”后现添上“家属”二字,这样发讣人就换成存者了。顺便说一句:“老师”是尊称,家属似乎不宜在亲友前用此词尊称死者,敝意以为可改称先生,尽管亦略示敬意,但还无碍。

初秋的青岛,午后的阳光依旧烫人。从宾馆出来,我们一行向附近的石老人沙滩走去。这时沙滩上已聚了不少人,准备下海,见此我们心中莫名地腾起一种兴奋感。快点,不知谁喊了一声,只见走在前面的旅友已脱下鞋子,卷起裤脚朝海水奔去,我把鞋挂在腰间皮带上,踏着绵绵的金色的沙粒,紧跟着一步步向涛声不断响起的海边走去。蓝色的海水随着海浪一阵阵冲向沙滩。我双手提紧裤脚,脚背没入海水中,再向前走几步,裤脚一下子被卷来的浪花打湿了,大家笑着急忙往后退几



白相大世界(剪纸) 彭敏敏

黄岛金沙滩,我伫立在海水里,一阵浪过,脚底的沙被冲走;又一阵浪过,沙又从脚底流走……几阵浪过后,脚底陷进了沙坑,海浪不停地冲击,让我感叹大海无穷无尽的力量。黄岛金沙滩岸上的建筑群不及石老人沙滩,但这并不影响人们的戏;有人砌沙雕;有人刻出一箭穿爱心的图案。还有几位小孩在沙滩海水间来回奔跑着,溅起的水花不仅湿了裤脚,还湿了我们的裤脚。他们的家长跟随在身后,叮嘱安全。我看孩子们的笑脸,听他们的欢叫声,觉得生命

午睡正酣,梦中依稀听见“窸窣”之声,顿醒,瞥见床那头站着老伴与一个男性陌生人,我惊起,是老伴寻个人来修理卧室内的电视机的。那个师傅是中

此人那件汗背心上的汗足能拧出水来,好几个小时后,这师傅才告辞。说是次日再来,好像还得买个零件什么的。隔了两天老伴接到他的电话说是这零件已买到了,我们都是外行,既然需要这零件那就得买,于是回答说“行啊!”他又来了,折腾了小半天,这零件却起不了作用,这台电视机便被他宣告不治。

这么一来,如何来洽谈这报酬呢?他是花了两个半天时间,但没修好。买的新零件去装在这死了的电视机上,它也就顺便“殉葬”了!我与老伴正在考虑该想个可以不伤他自尊心的理由给他些辛苦钱。老伴先进客厅,朝我悄悄地耳语道:“他开口40,说是买零件的钱,我给了……”

闻言,我暗暗喝了声彩:“好——”。好在哪儿?他没有提及做了一工人工,既然做了无用工,若说是人工的话,他便欠了我们的情,损害了自己的自尊心。他现在提出零件钱,虽亦理亏,装到了报废的电视上,但毕竟是他垫付的钱,可以稍微沾上一丝儿的理。其实我与老伴都在为想给他钱而一时想不出为他找个不伤他自尊心的理由。要让他这钱拿得心安理得。

再说此人还算老实,

并未开口把价格开得野豁豁地宰人。老伴愉快地付了钱——皆大欢喜地、他主动留通讯处道别。

我与老伴相视一笑。在笑中两人是心照不宣地,我还有更深一层的意

而先夫还有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故事——

他校中造的家属宿舍没车棚(自行车),校内与对面

教师们每月出些寄存费把车寄在那儿的车棚里。我的一辆永久牌女跑车给他

骑,他每天下课后就去寄了。自他退休后,一次有几个月未去看,一去发现被窃。按理可与厂里讨个说法的,任谁也想不到我那老伴却去补付三个月的寄存费,他回家一讲,我可生气了,他却笑嘻嘻地解释给我听:“我发现失窃的是今天,那么,可能昨天它还在。——你能证明它已没了?这一来我岂非应该付他所欠的前段时间的寄存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能证明这皮在

我66岁寿诞那天,女儿按照我们浙江人的风俗替我烧了66块小肉以示敬贺,还给我拍了寿星照。我哥在一旁看了,对她打趣说:“看你老爸穿的是你买的毛衣,吃的是你烧的肉,他有你这样的‘衣食女’真是福气呀!”我抿嘴窃笑,也忍不住要表表扬:“这‘衣食女’还不是我这个‘衣食父亲’调教出来的!”老妻听了也笑道:“这倒也是呀!你们是一对‘衣食父女’。”

晚上,我有点兴奋地躺在床上,三十

1982年,三十多岁的我大学毕业,与爱人的工资之和只有人民币110元,小女还未满周岁,所以一切家务都由我们自己干。

我买了几本童装裁剪书,“按图索衣”:先用旧报纸裁好纸片,再用纸片在布上排料,裁剪衣片,然后在缝纫机上制作新衣。我替女儿做过背带裙、花边衬衫、香蕉式小套装、格子呢大衣,还有锦缎小棉袄呢。记得以前邻居老裁缝常说一句话:“男人做女红,越做越穷。”我的体会却是“老爸学做衣,越做越欢喜!”

后来我们的工资涨了好几次,社会的物资供应也日渐充裕了,我就不必再考虑钞票和布票了。逛商店看到适合女儿穿的就买了。“裁缝老爸”就此退休。然而三十年如一日,我一直是家中的“煮父”和“围裙丈夫”。虽然古人有“君子远庖厨”之说,但我是一个平民,一定要自己动手,方能丰衣足食,并体味生活的乐趣。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下班就先去小菜场采购幼女的“营养菜”:鳝丝、河虾、猪排……一斤才一元左右。然后接女儿回家,我一个人忙着“锅碗瓢盆交响乐”。小女十岁生日,我为她的六七个小朋友、外婆家和爷爷家办了三次生日宴。我还特意向一位做西餐的朋友学做苹果色拉。这道色香味俱佳的私家冷餐一上桌,立马就让大家饕餮一空,成了“光盘”。

女儿大学毕业要去英国留学,我这个“煮父”不能再“保驾护航”了,只能教她学烧几个菜和汤。我说:“闺女呀,老爸只能教你一点灶头薄技了。古人云:‘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你自己好好学,好好练吧!”

过了半年,我去英国探望小女。在大学的宿舍里,我第一次吃到了女儿烧的两菜一汤:洋葱牛排、苹果色拉和蘑菇浓汤。哈哈,味道鲜美,情意更浓!看到女儿既能上得课堂,又能下得厨房,我放心了。

女儿“海归”工作后,为了一家人的健康对我的厨艺有了“地中海饮食”的要求,简单说就是少油少盐少调料。看这菜谱我这个“煮父”是不会“歇菜”了,生命不息,掌勺不止啊!

随着年年渐长,闺女对我们老两口也越来越关心了。她经常陪我们去买新衣,一起品尝脍炙人口的中餐西餐,观赏新推出的电影大片,替我在网上购买图书报刊,一起去自助游。看来咱这“衣食女儿”还是“娱乐女儿”、“导游女儿”呢!



吗?”“好了,你首先得想想这位会计如何向厂里交账呢?”这时,我才无话可讲的了。

在“文革”期间,为防止不测,我去检查了他一大扎来信,抽出信笺每封信的第一句总是“傅老师,谢谢你,汇款收到。我的病……”“傅老师:谢谢你,你的汇款我家属收到,……”我不知这些信该不该帮他保存。

我对着再婚的老伴深情地久久地瞧着,瞧得他有些奇怪,问:“不认识?”

“我忽地想起,了有句诗——‘似曾相识燕归来’。我真幸福,找到的丈夫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今宵打谜

吴伟忠
此病不传染
(成语)
昨日谜面:爱演梁山“鼓上蚤”
(四字祝贺词)
谜底:乔迁之喜(注:乔,扮演;迁,梁山好汉时迁;喜,喜好)

衣食父女

俞昌基

